

赤心





赤

俄國柯崙泰夫人著

楊
騷
譯

戀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1 9 2 9

序

重譯者

譯完一本書，照例要寫幾句在前頭，而這幾句又照例是要解說此書的內容如何，或稱讚牠是有如何如何的價值，怎樣怎樣的好處的。但這些，想最好是讓讀者自己去看，去判斷。

在這兒我想說的，是爲着讀者的經濟起見，借用別人對於此書的批評，再加以自己一點點意思的幾句話。那是：

讀者諸君，你們想從這本書中學得這些曉得這些

摩——

一個新女子的接吻方法有如何的新？

一個新女子在怎樣的飛她的眉弄她的眼睛？

一對新男女在怎樣地寫情書說戀情？

一對新男女的寢室如何佈置服裝怎樣逐流行？

那麼，請不要白花錢買這本書罷！這些最好是去問現在海上的那些自以為新而實只曉得抹胭脂穿絲襪的淺薄的 Modern-girl，或是去看看肉麻的女明星！

但如果你們想曉得一位真有自覺的女性，

在怎樣地和舊勢力舊道德鬥爭？

在怎樣地不屈於資本家階級的誘惑？

在怎樣地對於人類全體的各種義務關心，遂行？

那麼，讀者諸君，就請你們不妨花一點錢買這本書看看去罷！——以上。以下都是重譯者在說私事的話。

對於此書，譯者在去年歲暮就想譯，後來因事回家，便把牠擱下了。及至再來上海的時候，聽說已經

有人快要出版了。由是，一部份的人勸我不要譯，另一部份的人却慫恿我譯。慫恿我譯的說是一本書有兩樣譯本在同一國裏刊行，那是常有的事。因此，我本想譯而以爲不必再譯了的這本書，終於把牠譯出了，到四月底：這一點我應該向慫恿我的諸友道謝。

又此書是從松尾四郎的日文譯本第十五版重翻出來的，也須得在此申明一下，以表謝意。

最後，重譯者譯文的呆笨及曲解錯誤的地方一定難免的，這要請大家指教指教。

關於珂倫泰的事，本想寫一篇略傳，但想讀者因多方的介紹已很曉得了，所以不贅及。至於要知道她更詳細的人，則拙譯的“世界革命婦女列傳”（不久將由春潮書局出版）一書中，有關於她的詳細的記載。

1929, 7, 1, 於上海，

楊騷。

序

這部小說，不是關於所謂“道德律”的研究，也非關於蘇俄生活的基準體型的描寫；這部小說，完全，不過是在歐洲大戰後所得見的人類社會的性關係的，心理底研究而已。

我以自己的祖國俄羅斯的事物為背景，以俄人為這部小說的主人公了。理由呢，是因為我相信自己要比別人曉得他們的生活些，又關於他們的內的生活，

關於他們的性格，要比別人能夠如實描寫些的緣故。

在這小說中提出的許多問題，從之，未必絕對底地是蘇俄特有的；牠們是無論何國都看得到的，世界底的事象。這些無言的心理劇，是從戰後性關係的變化生出來的；這個進化——特是婦人的心理底的進化——在歐洲的青年人，是無論誰都曉得盡透的。

我們得以人在戀愛關係上的行為做基礎，來下他的為人的價值判斷麼？否，我以為。從一般底見地，他不越過比較底融通自在的一定的範圍以上，他的性生活是屬於他自己一身的“私事”而已。總之，一個人的真價，非由他的家庭道德上的行為所可評定，而該由他的工作，他的才能，他的意志及他的對於國家社會的有用性以判斷的。

可是，在社會上婦人的大多數，對國家社會不感着何等義務，而她們全行動只限定於家庭的範圍內之間，無論任何文明國，對於婦人社會，除開性生活，家庭生活上的“善良的道德律”以外，是不要求什麼。

的了。然，在現在，則世界諸國的成年婦人人口的半數以上，和男子一樣地，在苦難爭鬥的當中奮鬥着。由是社會對於婦人，提出新的要求來了。

這樣地在今日，婦人之應得具有盡其社會人的義務的伎倆，比她的在家庭道德上的“善良”啦“潔白”啦這些還要重要，已經被認識來了。家庭生活，在今日的婦人們，已經不是唯一的活動場。因此婦人們的家庭底義務，往往和她們的在家庭外的工作或她們的社會底義務發生悲痛的衝突。在這樣的狀態之下，婦人的價值批判的方法，與她們的祖父母時代相異，不得不說是當然的事。

在今日的社會，一婦人縱使得到在資產階級的家庭道德的通有標準“完成”，而被自己的周圍所“尊重”，但她也不得受社會的真的評價，及國家的“尊敬”的罷。這樣的婦人，恐怕是要“被忽視”的無疑。

反之有一婦人，從資產階級逼有的性道德看起

來，或者就是非“干淨”之身，但如果她是長於政治，藝術或科學其他的一藝的話，人們將反對地連背後的“誹謗”都不會去聽的罷。

這樣地，現在我們在此把兩個女性來比較看；一個是“善良的道德”家，但對於社會，人類沒有何等的貢獻，一個是從所謂“家庭道德”的觀點看來有可非議處，但是個有能力的社會人，如此，我們不會苦於選擇的罷。

我們人類的性生活的標準，實在是與時共不絕地在變化，決非固定的。不過，在人類的歷史上，屢有道德律的進化急速的時代，也屢有共一切的人類生活的一般底停滯而其進化緩慢的時代罷了。

在近半世紀以前，法國的文豪仲馬（大仲馬的兒子）說離婚婦人爲“墜落”的女子，但在今日的法國，姘頭的婦人們的法律上的諸權利，要使與正式結婚的婦人們平等這樣的問題，是被明目張胆地在研究的。像這樣地，在我們的思想方式啦性道德的判斷之

中，那種舊式的資產階級底偽善，已漸次形消影滅下去了。

我，當此書要公於世，從衷心希望着此書的刊行，得資助那對於道德判斷的舊式的資產階級底偽善的鬭爭，又希望着此書得從新把社會的人人的，非對於婦人的『善良的道德』而是對於她們遂行自己的階級，自己的國家，伸之對人類全體的各種義務的有能真摯，奉獻着充分的尊敬的這種現象，更強詞起來！

1927. 3. 10,

於墨西哥市，

著者。

II

娃茜莉沙德面紉娜是個廿八歲的織物女工。她是典型底的都會養大的瘦型的血色不好的女子。在病着望扶斯時所剪斷了的頭髮，生得捲曲曲地。離遠一點看，好像個男子。她的胸部扁平，常是穿着長及臀部的薄衣服，束着用舊了的皮帶。

雖不是美人，但她有一雙茶褐色的，有溫情的，而且注意深沉似的美眼睛。含有深刻味的她的眼睛，

這雙眼睛，決不會把他人的悲哀輕輕地看過的罷。

娃茜莉沙是共產黨員。在歐戰開始的時候，她成爲多數黨員了。她從最初就憎惡戰爭。在娃茜莉沙的工廠，也和其他的團體一樣地，對於在戰線上的兵士們，有着慰勞金的募集等舉。人人爲着俄國的戰勝，不惜爲時間以上的勞動。但娃茜莉沙反對。她想：戰爭是什麼一回事？不只是一回血腥的慘劇麼？到底戰爭能夠生出什麼好事情來？戰爭不是只給人民以痛苦麼？好像被牽到屠場去的羊羣似的這些可憐的青年，人們要以怎樣的憐憫的眼睛看他啲！娃茜莉沙在街上，每碰着那武裝凜凜要出發到戰地去的軍隊，每不得不遠避他們走。他們不管個個都是送死去的，要大聲喊着軍歌前往，儼若什麼祭祀佳節一樣，要愉快地唱着戰歌前進。到底是什麼使他們這樣呢？“我們不願送死去！”“我們不願殺人！”他們不可以這樣抗議着而拒絕麼？這樣一來，戰爭這些怕就不會有呀。娃茜莉沙常這樣的想着。

娃茜莉沙很能夠讀也很能夠寫。那是從本是個排字工的她的父親學來的。她喜歡讀托爾斯泰的著作。

在工廠裏，娃茜莉沙是惟一的和平主義者；因此，她的被開除是當然的運命，可是因為正在需人孔急的時候，所以工廠監督，雖對她不懷好感，也不敢把她開除了的。

不久，娃茜莉沙的名，便以一個戰爭反對論者，以一個托爾斯泰主義者而廣佈於她的住所的附近了。附近的女子們，都目她是個不與祖國共事的女子，缺乏愛國心的女子，連說話都不願和她說了。她陷入失意的深淵裏。

像這樣的娃茜莉沙的風評，終於傳到本地的多數黨的組織員的耳朵裏了。這個組織員就和娃茜莉沙親近起來，和她交換了意見，即刻認識她是個有為之材，而且是很明白自己的立場的，將來爲着黨可以成爲基底的人物。像這樣地，娃茜莉沙便參加入黨，但

她決不隨便馬馬虎虎就入黨了的，她和黨員試着論爭，試着種種的詰問，又時而憤慨而去也曾有過。然而，深思熟慮的結果，她終於“願和諸君共同努力”，這樣說着而自己進來了。

於革命當中，娃茜莉沙在組織運動的方面活動，當勞動者評議會的委員。她愛多數黨，又尊敬徹底地反對戰爭的列寧。

和少數黨黨員或社會革命黨員討論的時候，她便流水似地搖着流暢而有熱情的辯舌。別的婦人們，女工們個個畏縮着不敢伸頭露腳，但娃茜莉沙無論何時，在她想爲必要的，她便毫不退縮顧忌地發表她的意見。而且她所說的話，常是很明瞭而觸及要點的。

娃茜莉沙終於得到同僚們的尊敬了。於凱寧斯基時代，她的地位是一個市會議員的候補者。這樣，織物工廠的女工們，現在將她們之中有着娃茜莉沙這事，引以爲榮耀了；而對於娃茜莉沙的言論，要好像

對於法律一樣地遵守着。她對於自己的同伴很柔和地開陳誘導，又於必要時也加以叱責；她很曉得怎樣指導女工們。因為她從小就在工廠裏，所以她很曉得女工們有怎樣怎樣的苦惱，很曉得擁護她們的利益。

什麼時候一位同志，曾對娃茜莉沙批駁過說：“女工們的事，不能夠暫時不去想牠的麼？現在我們不能夠顧及女工們。在我們的面前有更重大的問題擺着呀。”娃茜莉沙聽了，憤怒得滿面漲紅，叱咤了對手的同志們，而竟至於書記爭論了。並且無論如何也不肯打消自己的要求地，要吐着大氣焰說：

“爲什麼說婦人的問題不緊要呢？像這樣的想法真是成爲你們的習慣的。所以婦人何時都是‘時代落伍’。但如沒有我們婦人，革命是不能夠遂行的。就婦人才真是問題的一切嘛。男子應該實行婦人的所想，所暗示的事。假使諸位能把婦人連絡爲同道者，革命事業可以說是成功一半了。”

娃茜莉沙，直至一千九百十八年來，還是以一個

革命的鬥士奮鬥着。她曉得自己應以什麼做目標，而且排斥一切的妥協。在同志們之中跟着時日的過往，不少有中途灰心敗志脫線或做家庭的人去了的，但娃茜莉沙却不斷地繼續着奮鬥了。她不斷地鬥爭，不斷地計劃什麼，而且任何時都不忘記主張着主要之點。

她實在不知倦怠疲勞的。但爲什麼她會有這樣的精力呢？她的身體看起來很是纖弱，顏色那麼沒有血氣，只有眼睛就活生生似地。可是，她還有特長的眼睛，是含蓄着好有同情心的，好理智底的而且有注意深沉的閃光哦！

* * * * *

娃茜莉沙從她所愛的同志，戀人那裏，接到久違渴慕的書信了。兩人在幾箇月間不得不天各一方地分開住了的，這個分離他們無論如何是不能避免的。因爲先就是發生了內亂，次就非正面與“經濟戰”緊接鋒銳不可的一個時代呀。一切的黨員都動員了。革命並非遊戲，對一切人非要求着他們甘於犧牲不可。娃

茜莉沙也就娃茜莉沙地，把自己提供給革命做犧牲了。在這個中間，她和戀人不得不東勞西燕地遠離着。他們真如文字所說樣地，被分開為天各一方之人了。

娃茜莉沙的朋友們常要安慰着她說：“結局反是這樣分開住好呢。因為這樣，他便不會對你生起厭倦，而無論到何時都要愛慕你的喲。”這些朋友所說的話不錯也未可知，但在娃茜莉沙，他不在是最苦惱的一回事。

不待說娃茜莉沙現在是不能有自己自由的時間的。朝早夜遲地，這樣那樣，為着黨，為着蘇維埃的工作，是山堆一樣的多。而這些工作，又都是重要的，切迫的而且有興味的事情。

可是，她一日的工作完了，一回到自己的小房間來的時候，她的心便為着思慕戀人而燃燒了。由是她常要生起一種如感着凝凍的冷風的情緒。她坐下，一面啜着茶，一面兀兀地沉思默想。到底什麼人注意着